



И. ТАЖЕЧИКОВ

# 冰宫

[俄国]伊·拉热奇尼科夫 著 陆肇明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宫 / (俄罗斯) 拉热奇尼科夫 (Лажечников, И.) 著; 陆肇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8 (2002. 10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Ледеяной дом

ISBN 7-80567-767-0

I. 冰... II. ①拉... ②陆...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046 号

书 名 冰 宫  
作 者 [俄国]伊·拉热奇尼科夫  
译 者 陆肇明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文出版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а 1982г.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4  
字 数 276 千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767-0/I·443  
定 价 (精装本)15.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译 序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各有其历史发展的特点,然而只要翻翻世界各国的文学史,就不难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几乎所有民族的文学都始于诗歌<sup>①</sup>,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诗歌的黄金时代大多让位于散文,于是戏剧与小说夺得了魁首,继而长篇小说如奇峰突起,通过自身的发生与发展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俄国也不例外。

俄国长篇小说的兴起经历过一个发展过程。十八世纪俄国文坛上已出现过一些长篇小说,然而始终没有形成气候。丘尔科夫、柯玛罗夫和埃明等的长篇小说虽然拥有一部分读者,但却敌不过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的颂诗、苏玛罗科夫和冯维辛的喜剧,当时盛行的古典主义禁锢了长篇小说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之初,伊慈玛伊洛夫于一八〇一年出版了道德讽刺长篇小说《叶甫盖尼或坏教育和坏交游之恶果》,紧接着颇有才华的纳列日内的长篇《俄国的吉尔·布拉斯》、《神学校学生》、《两个伊万》等相继问世,但对文学界影响不大,宛如石卵投水,泛起几圈波纹之后就湮没无闻。到了一八二九年,布尔加林出版了骗子小说《伊万·维齐庚》,一度十分畅销,但这仅仅是因为迎合了读者的好奇心,而不是由于小说本身具有什么优点。总体而言,这些长篇小说都鲜明地盖着模仿外国

---

<sup>①</sup> 美国是个例外,美国文学可以看作是从库柏的长篇小说开始的,这也许是由于美国文学是英国文学的延续的缘故。

文学的纹章,深受古典主义的影响,小说里没有现实的真实,没有俄国生活的真实,无论在长篇小说的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不够成熟。

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三年期间,本书作者拉热奇尼科夫发表了长篇《最后一个新贵》,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受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影响较大,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显然,作家此时还没有充分掌握长篇小说这一形式,主人公也缺少民族特色和个性化。但到一八三五年,他发表了《冰官》,拉热奇尼科夫终于使俄国长篇小说的形成跨出了真正的一步。别林斯基在《文学的幻想》一文中,曾把他誉为“俄国第一位长篇小说家”,说他“拥有长篇小说家的一切手段:才能、教养、火热的感情、年龄和生活经验”。

伊·拉热奇尼科夫(一七九二——一八六九)出生于富商之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他通过大量阅读俄国、法国和德国的文学作品,决意在文坛上一试身手。早从十五岁起,他就在《欧洲通报》、《俄国通报》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模仿性,艺术上很不完善,但已经反映出年轻作家反对专制的意向和爱国主义的热情。二十岁时他偷偷离家出走,参加了卫国战争的最后阶段和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一五年的欧洲远征,后来发表了《一个俄国军官的行军札记》。但拉氏的主要文学遗产是三部历史长篇小说:《最后一个新贵》、《冰官》及《异教徒》,这三部作品在苏联一版再版,经久不衰,其中又以《冰官》最为著名,曾经拍成电影。此外还有三个历史诗剧,其中《禁卫兵》曾被柴可夫斯基改编为同名歌剧。《苏联大百科》及《苏联简明文学百科》都把拉氏称为俄国文学中创作历史长篇小说的“先驱者之一”,并以相当多的文字介绍了《冰官》,在指出该作品不足之处的同时,引证了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苏联大百科》写道:“作者对某几个历史人物(特别是沃伦斯基)抽象的、浪漫主义的诠释,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性,但是小说中对‘比伦苛政’的愤慨表达得那样强烈,历史环境的许多细节表现得

那么真实,以至使别林斯基有理由把《冰宫》称作‘俄国文学中最出色的现象之一’。”

那么,《冰宫》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冰宫》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又“充分体现了俄国的浪漫主义”<sup>①</sup>。

历史小说是否允许虚构,这是个争议不休的问题。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场有关争论中,别林斯基就明确指出:要艺术地再现过去,虚构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在不同类型的历史叙事作品中,历史与虚构的交织情况各各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创作者的美学观点。有一些作家认为,著名的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作用巨大,但是重大的历史冲突与转折总会闯进个体人的个人生活,总会把许多不出名的普通人卷进漩涡。因此这些作家把虚构的“普通人”作为叙事中心,通过他们生活遭遇的折射,描写具体的历史风云,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就是这样,《冰宫》之后普希金创作的《上尉的女儿》也是这样。但另一些作家却把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叙事中心,他们追求“言必有据”,当然既是“小说”,也就免不了虚构,但这种虚构往往局限于主要人物的言谈举止和心理描写上,体现在具体的情境以及少数陪衬人物的塑造上。而《冰宫》则属于另一类型的历史小说。

拉热奇尼科夫在《异教徒》的楔子中曾表述过他对创作历史小说的看法。他认为历史长篇小说的作者“应该遵循历史的诗意甚于遵循历史的年表。他的创作不应成为数字的奴隶:他只要忠实于自己描述的时代及其推动者的特征就行了。不必费时地提及一切琐事,不必辛勤地数尽该时代和该推动者生平链中的所有环节:这种事自有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去做。历史长篇小说作者的使命是:挑选出与主人公有关的最闪光、最吸引人的事件,然后把它

---

① An·格里戈里耶夫:《文学批评》,一九六七年莫斯科版第二二八页。

们糅合成小说的一种诗的因素。不用说,这种因素应该有主题思想贯穿其中……”<sup>①</sup>《冰官》的创作方法就遵循了这一基本原则。毫无疑问,拉氏在写作《冰官》之前,曾经认真研究过史料,他不是“戏说”。正因为如此,小说对历史环境中的许多细节描写得十分真实,鲜明生动地营造了“比伦苛政时期”的政治氛围,真实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征。而且拉氏还让许多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小说中直接登场,无论是沃伦斯基、比伦、安娜女皇,还是内阁的实际头儿奥斯特曼、米尼希元帅、诗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都实有其人,甚至小说中的祖达、佩罗金、休尔霍夫等人物在历史上也都有原型(分别是苏达、叶罗普金、赫鲁晓夫)。此外,小说中的许多事件也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例如建造冰官一事。但拉氏为了糅合成“诗的因素”与贯穿“主题思想”,通过想象把这一切做了复杂的变形。这种手法在塑造沃伦斯基及诗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这两个形象时,显得尤为突出。

历史上真实的沃伦斯基是个相当复杂的矛盾人物。他在政治生涯中起起落落,既充满爱国主义热情,又具有很强的功名心,有时相当残酷,行事不择手段。这些有关史料拉氏显然是知道的,但他只挑选符合自己社会与美学理想的部分,对沃伦斯基做了单维的诠释。当时对诗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评价也各不相同,但拉氏却只挑选了某些传闻,在小说中把他写成了一个可笑的书生,以达到某种喜剧效果。拉氏只挑选“与主人公有关的最闪光、最吸引人的事件”,这种方法引起了普希金的非议。《冰官》出版以后,普希金曾致信给他,指出小说中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真实,但拉氏在回信中争辩道:“……在诗情创作允许的范围内,我已尽力保持了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因为在历史小说中如果真实妨碍了诗情,那么真实总应该对诗情作出让

---

<sup>①</sup> 《拉热奇尼科夫选集》二卷本,第二卷第三二二页,一九六三年莫斯科版。

步。这是一个公理”<sup>①</sup>。由此可见，拉氏的创作方法并不属于现实主义，而应归入浪漫主义的范畴。普希金与他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争。

喜爱俄国文学的中国读者，目前读到的长篇小说译本多半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因此对《冰官》需要改换一种读法。这是一部情节光怪陆离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往往会产生类似阅读雨果《巴黎圣母院》的感觉。首先我们要注意小说中充满了强烈的对照。这种对照几乎无处不在：生与死、爱与恨、美与丑、贵族的欢乐与人民的血泪、显贵的公爵小姐与穷苦的茨冈女人、南国的火般热情与北方的冰雪严寒、年迈的小丑与黑衣寡妇……等等等等，注意这种对照，会增添更多的魅力。整个小说由两个不同的世界构成：茨冈女人玛丽乌拉、公爵小姐列列米科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她们属于另一个世界，玛丽乌拉是母爱的化身，列列米科则体现了女人忘我的爱情。她们及其相关的人物（如瓦西里、女巫等）把小说引向了脱离政治阴谋的另一方向，构成了一条“超历史”的故事线索，赋予小说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与魅力。但这决不是小说的“调料”。特别是北方美人（沃伦斯基的妻子）和南国热情女子（列列米科）对沃伦斯基的爱情，使他摇摆不定，产生强烈的心理冲突。正是在这种感情与义务的冲突、政治与爱情的冲突之下，沃伦斯基的毁灭才获得了双重意味：既为了祖国的自由，也为了个人的道德净化。其次，我们还应该注意小说中的种种象征手法。例如，小说中的冰官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给围绕它发生的种种政治与爱情的阴谋投下了阴影，在灿烂的外表下却隐藏着冰冷与被践踏的人性。冰官象征昙花一现，它注定是短命的。这类象征还有许多，但我无意自作高明去指导聪明的读者。总之，《冰官》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也是小说魅力不衰的原因之一，连普希金也不能不为之赞叹：

---

① 《普希金全集》第十六卷第六十七页，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诗毕竟永远是诗，您(指拉氏)这部小说的许多篇章必将永存下去，直到俄语消亡为止。”<sup>①</sup>

**陆肇明**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于苏州

---

<sup>①</sup> 《普希金全集》第十六卷第六十二页，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 目 次

## 第一卷

第 一 章	过堂·····	3
第 二 章	茨冈女人·····	17
第 三 章	冰像·····	29
第 四 章	宿命论·····	37
第 五 章	密信·····	46
第 六 章	牵线人·····	58
第 七 章	假面人·····	66
第 八 章	陷阱·····	80
第 九 章	涅瓦河畔的一幕·····	87

## 第二卷

第 一 章	“活口”·····	93
第 二 章	审讯·····	100
第 三 章	女巫·····	109
第 四 章	老婆子讲的故事·····	116
第 五 章	美人鱼·····	120
第 六 章	前门廊与后门廊·····	126
第 七 章	竞争对手·····	142
第 八 章	在皇宫里·····	157
第 九 章	如痴如狂·····	170
第 十 章	女使者·····	179

### 第三卷

第一章	冰官	189
第二章	头纱	205
第三章	茨冈女人自述	213
第四章	密谈受挫	219
第五章	公爵的猴子	227
第六章	“狗马”	234
第七章	山羊的满月庆典	242
第八章	信与回信	253
第九章	守夜人	256
第十章	男人就是这样!	262

### 第四卷

第一章	可信赖的爱情	271
第二章	打击	278
第三章	进退两难	284
第四章	见风转舵	289
第五章	丑角婚礼	295
第六章	失宠	305
第七章	黑猫	310
第八章	建议	316
第九章	深夜幽会	324
第十章	葬礼	333
第十一章	逮捕	336
第十二章	结局	342
第十三章	尾声	345

# 第一卷



## 第一章 过 堂

不同的服装和面貌、不同的民族、  
语言和身世交混在一起！

普希金<sup>①</sup>

他垂下了沉郁的头。  
生命的春天，充满了忧烦和爱情，  
在他面前掠过。美人倦慵的眼睛，  
歌声、宴饮，热情而欢乐的良宵，  
一切都活跃地涌现；心儿飞荡到  
缥缈的远方……

普希金<sup>②</sup>

我的上帝！内阁大臣、御前狩猎官沃伦斯基的庭院里怎么会如此热闹与欢腾？尊敬的彼得大帝在位时，人们绝不会提这个问题，因为娱乐在当时并非咄咄怪事。先帝只对那些放荡的淫乐才大发雷霆，即使这样，他也不会记恨太久。那时，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人们寻欢作乐并无顾忌。可眼下，圣诞节节期才过了三天（注意，这是一七三九年），整个彼得堡便笼罩着一片修道房似的死寂，而在修道房里，那些隐居者连念经也都是轻声轻气的。既然如此，人们怎能不问：为什么唯独沃伦斯基府上一片狂欢？

---

① 摘自《强盗兄弟》。

② 摘自《安得列·谢尼埃》。

午祷结束的钟声刚刚沉寂，做祷告的人就各自回家，有的踽踽独行，多半是成双成对，大家都垂着头，默默无言。人们在路上不敢交谈；万一谈话内容被好事者偷听了去，或添枝加叶，或断章取义，一歪曲、一传开，弄不好说话者就会被抓进警察局，甚至流放西伯利亚、上断头台。所以，我们才说，人们离开教堂回家就像是葬礼归来似的，一个个神情戚然，闷闷不乐；而这时，偏偏在彼得堡的一隅，却有人公然在寻欢作乐，鼓乐声声震得人们耳朵发痛。沃伦斯基宅邸的院内人声鼎沸，聚集了五光十色的人群。这儿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服装没有？！不用说，居住在俄国的各个民族都派来了一对自己的男女歌舞选手。听！白俄罗斯人使劲吹起了风笛，犹太人敲响了扬琴，哥萨克人拨弄着科勃扎琴；尽管严寒凛冽，冻僵了手指，连呼吸都困难，但人们还是在载歌载舞。一头拴在链子上的可怕黑熊正围着柱子爬来爬去，它气恼地刨雪，用吼叫来与乐师们应和。这是个十足的撒旦狂欢会！

东正教徒们可以目不斜视地打这魔鬼的狂欢会旁经过，啐上口唾沫，画一个十字！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却想跨进沃伦斯基的院子，挤过人群去瞧个究竟，看这府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语言交混在一起。

“莫尔多瓦族！楚赫纳族<sup>①</sup>！鞑靼族！堪察加族……”一位大个子，或者确切些说，一位高个子依次从人群中叫出一对对男女民族选手。他身材特高，完全可以在谢肉节的舞台上扮演滑稽角色。你道此人是谁？原来是沃伦斯基大臣的一名侍从。他端坐在穿堂屋里，冻得双脚乱跺，不时暗暗诅咒贵族老爷们的古怪娱乐。高个子的嗓门就像海螺吹出的号音，被唤到的一对对男女依次战战兢兢来到他的面前。他命令他们脱去羊皮袄，露出鲜艳美丽的民族服装，然后放肆地用自己的呢子衣袖搓揉对方冻白了的脸颊

---

① 旧时对芬兰人的蔑称。

和鼻子，拍净他们衣服上的灰尘，随后就把这对歌舞选手交付给信使。两名信使早已严守在楼梯的第一级上，等候自己的猎物，各人斜握着一根槌形银杖，分靠在两侧的雕花石栏上。他们迅速挟住这对男女飞步上楼，动作轻快得像墨丘利<sup>①</sup>，可怜这对猎物一路上被推推搡搡，勉强才跟得上信使帽盔上飘动的羽翎和腿肚上丝袜的闪光。提到信使，不由令我想起奶娘的一番话来。记得她在说古道今的时候总爱表示惋惜：古时候报信全靠飞毛腿，目今却时兴用快马来替代。“信使是真正的奇人，”年迈的奶娘说，“他们跑得再快也不会气喘，据说他们都没有肺，肺是让神奇的药水给烂去的。他们穿的那身衣服呀，我的孩子，像火一样鲜红闪亮，头上戴的金冠好像长着翅膀，手里握着根银头魔杖：只要挥那么两下，眨眼功夫就跑过了一俄里！”不过，我扯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沃伦斯基府第的二楼过道里来吧。在这儿，总管像近视眼观看图章细纹似的，又把这对男女上上下下审视了一番，给他们整整衣服，伸出两根指头拣去沾在上面的绒毛或雪花，总之，清除了贵族宅邸里不允许有的一切多余之物，最后才开始高声传话：各民族的歌舞选手接受过堂！前面的大门倏然敞开，前厅里又响起了同样的传话。我的天哪！选手们又经过了一道审视。还有完没有？快啦。瞧，两名男女管事匆匆打量了一下进来的那对选手，连说带比划地向他们交代有关事项，然后把他们领向内厅。一排仆役给他们让道，这些仆役一个个油头粉面，穿着清一色号衣、有条纹的长统丝袜和大搭扣鞋子。终于，这对被弄得疲惫不堪的可怜选手像丢了魂似地进入大厅，接受内阁大臣的过堂。权贵们刁钻古怪的念头像魔杖一挥，他们就被从俄罗斯的穷乡僻壤驱赶到彼得堡来，置身于一百五十对服装与语言迥然相异的民族选手之中，离开了他们的神

---

① 罗马神话中的旅行者和保护神。被描绘为脚穿有翅膀的鞋、头戴旅行帽、手执杖。

祇，离开了家庭和故土的茅舍，一路上餐风露宿，吃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方新天地，然而却不知道为的什么！

这一对上楼，那一对下楼，在这不断交替的涨潮与退潮之中，很少有人激起点滴浪花，哪怕短暂地反抗一下挟裹他们的狂风，这是一群被权贵的鞭子任意抽赶的牲口，很少有选手表现出为人的尊严。

大臣客厅里的陈设，令我们这些现代人都叹为观止！形似照相机暗箱的深窗装饰着奇花异草的浮雕，靠壁的圆柱上刻着一串串葡萄，巨大的花瓷砖壁炉、中国画和小摆设、花瓶、瓷人——那牧女塑得像侯爵小姐，而侯爵小姐又塑得像牧女、中国雕像、有凸纹图案的天花板中央挂着一盏巨大的枝形玻璃吊灯——每个晶面都闪烁着异彩：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供我们现代人好好欣赏一番。可是这对可怜的野人却不知该站到哪儿才能不踩着自己映在上光镶木地板上的倒影。令人可笑的是：这两位憨厚的人一进大厅，竟把金框里的图画当作圣像，虔诚地朝它们连连画十字！

客厅中间摆着一把豪华的圈椅，里面坐着位体态匀称的英俊男子，身穿法国式浅紫丝绸长袍。这就是大宅的主人阿尔捷米·彼得罗维奇·沃伦斯基。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他都是位出名的美男子。从外表看，他不过三十挂零，但实际年龄要大得多。一双乌黑的明眸目光如炬，谁见了都不由得垂下自己的眼睛。甚至连那些调皮的有夫之妇，见了这两道火辣辣的目光也会脸红心跳；每逢皇宫的接待日，标致的少女们往往进宫朝觐，临行时母亲们总要一边画十字，一边千叮万嘱，要她们提防沃伦斯基的目光，据说它比火还可怕，毁掉了何止一个少女。

高背圈椅的后面，露出一颗又黑又亮的脑袋，雪白的缠头使这种罕见的黑色显得格外庄重。这脑袋纹丝不动，要不是这黑奴脸上流露出一种内心的高尚与善良，要不是那双眼睛目睹他人受苦时会闪射出憎恶或怜悯的光，那么人们会错把这脑袋当作泥塑木

雕。

沃伦斯基的右首，相隔几步的书桌后坐着一个人，长得出奇的矮小，简直可以藏进熊皮手笼。脸上的五官像老猴子似的缩作一团，眉宇间透出一股猴子般的奸诈。他极善装腔作势，说话十分圆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一个警卫室办事都及不上他神速，往往警卫室还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他却早已有了答案。他就如一个像形文字，畸形而难辨，可又蕴含着学问和智慧——这就是内阁大臣的秘书祖达。这时他正在登记过堂选手们的姓氏和外号，录下从高背圈椅里传下的评语以及他本人的意见。凡是沃伦斯基没有说完了的，他就自己补充。

大厅尽头，几乎就在通前厅的那扇门跟前，站着一位年轻人。从衣着看他不像士兵，虽说身穿军官服，可又不是军官；从头到脚都打上了贱奴的印记，哪怕给您全世界的财富，您也决不愿换取这副猥琐的奴才相。他的外貌透露出多少邪恶！充满着愚蠢、放荡和卑劣。单就他那个铅灰色的鼻子，就足以证明他的为人，表明他的行径，此人叫费拉蓬特·波达奇金，原是沃伦斯基蓄养的一名农奴，后来获释为自由民并担任警察所长之职。正是他，受命把俄国各地征集来的一百多对民族歌舞选手从特维尔运到彼得堡——运来的必须是活人，而且还不能冻伤。他靠了什么私人关系才谋到这么个显要的美差呢？原来他的母亲是内阁大臣府上的“服侍太太的小姐”<sup>①</sup>。她梦寐以求的是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军官，就是说，成为那种能有“自己的”奴仆的人：这是像她这种阶层和教养的女人们所追求的最大虚荣！尽管沃伦斯基高尚而聪明，但他无法拒绝波达奇金娜的请求，因为他记得她丈夫——小时候照管过他的男仆——昔日待他的好处，所以答应：只要费拉蓬特忠心耿耿、一丝不苟地完成交给他的这个差使，就赐给他末级军官的官衔。而

---

① 指太太的贴身丫环。